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BOSTON

FROM 1630 TO 1880

BY
JOHN H. COOPER

佛曆二五二九年八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59

(全一百冊)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Sylvain Lévi 著

⊙本書譯者：馮承鈞 等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蔣元

⊙出版者：華宇出版社

⊙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七四・二四七七三七二

⊙郵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蔣元帳戶

行政院
新聞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59

烈維等著
馮承鈞等譯

西洋漢學家佛學論集

華宇出版社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台灣省第十九屆佛教會理事長
高雄勸大崗山超華寺住持

法智大師



有了一世界佛學名著譯叢——這部大套書，不須仰賴他人，自己精研佛學，就算耗費一輩子來求知，磨練自己，也不會令人覺得厭煩，吾人要感謝古聖先賢，他們終其一生殫精竭慮為後世留下佳作。

法智 敬贈

佛曆二五三九年十二月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爲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爲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
生
元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爲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爲「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爲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

漁 峴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十
監
吉
富

出版前言

本書所收的各篇文章，都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或東洋學者所撰。像烈維是法國研究東洋學的大家；馬伯樂是法國的古代史學者；伯希和以收集敦煌卷子而舉世知名，英國的斯坦因也與伯希和一樣，以獵取敦煌文獻而聲名大噪；戴密微則是去世不久的當代法國漢學權威之一，此外，色伽蘭是研究中國古代藝術的考古學家，史坦因專攻西藏文明，也都是歐美學術界的知名學者。

顧名思義，漢學家並不是佛教的專業研究者，他們所涉及的研究範圍至為廣泛，佛教只不過是其中一環而已。然而，由於他們大多具有梵巴藏漢等多種語文能力，且能運用考古學、民俗學、版本學、比較宗教學、文化人類學……等各式各樣的輔助學科，又往往能遠涉重洋到中國、印度、中亞等地作實地調查，因此，其成果

往往可能有專業佛教學者所不能企及之處。

此外，他們大體能從世界文化的立場與寬廣的學術視野來觀察佛教，所得結論也常能使人耳目一新。當然，他們也常會有宗教、或文化上的偏見，但是只要能去其短而取其長，則其可資學習之處自是不少。這就是「世界佛學名著譯叢」要收入本書的原因。

本書中所收各文，為分散在不同書刊雜誌上之論文的匯集。有舊譯、也有新譯。幾乎每一篇都會使國內的佛學研究者多少有所取資。因此，原文發表的年代雖有甚早者，但是如果從他們所運用的方法與研究態度上去衡量，則當會有收獲而不致嫌其老舊。因為國內佛學界，用他們這種態度與方法來研佛的，為數還委實不多。

西洋漢學家佛學論集 目次

出版前言

一、「漢學」淺釋及本書各文作者簡介……………	一
(一)、漢學淺釋……………	一
(二)、作者簡介……………	五
二、佛教人文主義……………	烈維……………一三
三、晚唐幾種語錄中的白話……………	馬伯樂……………三五
四、西藏人的思想、政治與宗教……………	史坦因……………七五
(一)、西藏人的思想……………	七五
(二)、古代西藏的君主政體……………	八九

(三)、西藏僧侶勢力的演變·····	一〇八
(四)、西藏近代思想變動·····	一二八
五、從敦煌寫本看漢族佛教傳入吐蕃的歷史	
——日文近作簡析·····	戴密微·····
一三九	
六、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	馬思伯樂·····
一七九	
(一)、四十二章經序·····	一八一
(二)、牟子理惑論·····	一八三
(三)、吳書·····	一八九
(四)、化胡經·····	一九〇
(五)、後漢記·····	一九一
(六)、後漢書·····	一九二
(七)、冥祥記·····	一九二
(八)、出三藏記集·····	一九三
(九)、高僧傳·····	一九五

(十)、水經注……………	一九六
(十一)、洛陽伽藍記……………	一九七
(十二)、漢法內傳……………	一九七
(十三)、魏書……………	一九九
七、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	二一一
八、四天子說……………	二二五
九、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	二四七
十、四川古代之佛教藝術……………	三二七
附錄一：法國漢學研究近況……………	三四五
附錄二：馮承鈞教授傳……………	三六九
附錄三：馮承鈞先生譯著書目……………	三七三

一、「漢學」淺釋及本書各文作者簡介

(一)、漢學淺釋

漢學 Sinology，日譯爲支那學。這是指以中國事物爲研究對象的學問。通常研究的是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學式的。因此，有關中國的歷史、宗教、哲學、道德、學術、語言、文學、美術、藝能、風俗、社會、經濟、政治、法制等，都在漢學領域之內。但是，有關中國的地質、氣象、動植礦物等方面的研究，則不屬漢學範圍。

另外，關於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法制等方面，漢學家的研究通常只及於歷史方面，至於對中國現狀的記述與評論，則在漢學範圍之外。因此，漢學的研究方法乃自然而然地傾向於文獻學式的，於是，對遺物、遺迹的發掘與實地考查，現存傳承的採訪，現狀的實態調查等都是漢學的必備部門，而考古學、美術史、民俗

學、方言學等則都是慣用方法。

「漢學」或「支那學」的稱呼，是十八世紀在法國所用 *Sinologie* 一詞的翻譯。其實質內涵是古代以來的中國。在稱「漢學」一詞的時候，其中的「漢」字是指中國，而不是指漢朝。在朝鮮、日本，相當於漢學的東西，古來也有。但是，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作近代意義的學術研究，則是由歐洲人而來。此下略述漢學的沿革，當然，必須述及其在歐洲的起源與發展。

西元前一世紀，歐洲人對中國僅僅稍有所知，隨着時代的演進，其有關中國的知識乃逐漸增廣，但程度仍然有限。大約在十六世紀末，隨着天主教在中國的開始傳教，有關中國的知識乃急速地增廣與加深。當時的傳教士，爲了達到其傳教工作上的需要，也對中國事物從事調查研究，並將結果向其教會的本部報告，而且還將這些研究加以出版，漢學就在這裏開始萌芽。但是，真正成爲一種學術性的研究，以及「漢學」一詞的被應用，都是二百年左右以後的事。

天主教開教期間的中國研究，主要由耶穌會士來從事。其中成績最好的是法國的會士，由於他們，才將漢學的基礎奠定下來。後來法國人自誇爲「漢學是法國人

的學問」是有道理的。其後，由於歐洲對中國的政治、經濟上的關注，乃逐漸喚起研究中國的必要性，而且，歐洲諸國之一般學問的發展，其純學術興趣也將研究對象延長到遠東方面。到十九世紀，美國又加入此一行列，歐美的中國研究乃陡然興盛起來。在十七至十八世紀裏，對中國文物作研究者，都是傳教士、外交使節，或旅行家等，停留或通過中國的人們，而一進入十九世紀，由法國開始，各國的主要大學乃正式設立起漢學講座，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也不斷出現，以迄於今。

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之間，以英、法、德、俄爲主的學者們，經常大規模到中國西邊進行探險工作。他們發現了無數掩埋在地下的古代遺跡、遺物、與殘存在洞窟而尚未散逸的古書與古畫，而續入中國內地實地考查與發掘的風氣也頗爲興盛。美國學者在考古學、地理學、人類學方面的貢獻也相當多，新獲得的研究資料堆積如山，熱誠篤學的研究者也陸續出現。

目前，在世界各國的主要大學裏，擁有優秀學者的漢學講座不在少數，譬如：劍橋大學、法蘭西學院、巴黎大學、漢堡大學、莫斯科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等等。此外，另有在大學中附設、或獨立的研究所。也有專門學會

。博物館、美術館也注意到此一分野。專門刊物也陸續出現：起初有 *L'Young Pao*（通報），*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Orien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等刊物，此後則甚多雜誌競起，頗有百花繚亂之勢。美國東洋學會的學報，過去只刊載有關梵文、伊朗文、閃族語的研究，近年來則刊登頗多有關於漢學方面的論文，這大概是亞洲研究的新傾向吧！

譯自 *アジア歴史事典* 第四冊一八七—一八頁

(二)、作者簡介

一、列維 (Sylvain Lévi 1863-1955)

法國的印度學、佛教學、東洋學大家。一八八四年出任亞細亞協會會員，負責調查倫敦之印度局 (India Office) 所藏的寫本。此後歷任高等研究學院講師、法蘭西大學教授等職。講授梵語、梵文學、宗教學等課。一八九七年東渡印度，在尼泊爾停留，獲得甚多梵文寫本。翌年經日本回法國。從事於梵書、梵文敘事詩、東西交通史、梵藏漢佛典的比較對照、與梵文校訂、吐火羅語等方面的研究，為學術界提供甚多資料。

一九二一年，應泰戈爾之邀，赴印度講學，再度在尼泊爾收集梵文資料，並經

過印度、中國、日本、俄國。兩三年後回法國，出任高等研究學院之宗教系主任。並繼續從事古代印度與中亞等地的研究，以及梵文佛典的出版事宜。

一九二五年出任亞細亞協會副會長，二七年任日法會館館長而第三度赴日本，曾與高楠順次郎博士共同企劃編纂法文的佛教辭典——法寶義林。翌年，經爪哇、尼泊爾等地回國，旋出任亞細亞協會會長，並活躍於巴黎大學所開設的印度文明學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逝世。

烈維一生之主要業績，為對印度史紀年給予新的檢討、確立綜合性的印度文化研究，以及梵文佛典、漢文佛典的發現與校訂刊行，並成功地解讀中亞的吐火羅語，對印度與歐洲之比較語言學領域有很大的貢獻。

二、馬伯樂（馬思伯樂 Henri Maspero 1883-1945）

法國的漢學家。其父 Gaston Maspero 係法國之古代史專家。氏嘗從沙畹研究漢學。並曾在河內的遠東學院從事中國、越南之語言與歷史的研究。在其師沙畹死後，氏繼其衣鉢。一九一八年以來，出任法蘭西學院教授。曾任日法會館會長

，並住在東京。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爲德軍所拘捕，在戰犯收容所中悲慘地結束一生。氏專攻中國古代史、中國佛教及道教的歷史、越南語、越南史等。

三、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 - 1945)

法國漢學家、中亞學者。生於巴黎。畢業於政治學校、東方語文學校。後由金石文藝學院任命爲中南半島考古學調查會（即後來的法國遠東學院）的研究員。後來，他奉派出差到中國作研究，遭遇到義和團事變，乃回法國。旋赴河內法蘭西遠東學院擔任教授。後又第二度赴中國出差，收集圖書、美術品、繪畫，並送回遠東學院。

一九〇六年六月，他從巴黎出發，經過塔什干、安地羌、鄂須、喀什噶爾等地，次年一月到達廣東，旋又進敦煌的千佛洞，從事此地區遺跡之調查，並收集古文書、古寫本、木簡，以及甚多考古、美術方面的資料。旋經涼州、鄭州、北京，於一九〇九年十月回到巴黎。

此時，由於他從千佛洞收集到大量的文書與寫本，因此聲名大噪。一九一一年

，他才三十三歲，即出任法蘭西學院教授，主持中亞語言、歷史、考古學講座。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擔任Dardanelles的東方軍的情報人員，不久，出任北京公使館武官。之後，在巴黎大學的研究所及漢學高等研究所授課。其後歷任金石文藝學院會員、亞細亞學會會長、通報(T'oung Pao)編輯等職。

在這段期間，他對於中國、蒙古、中亞、西藏、東南亞的歷史、語言、美術、宗教等各種問題，曾發表為數甚多的論文與著作，對世界漢學界有很大的影響。一直到他去世後，其遺稿還繼續刊行。

四、史坦因 (R. A. Stein)

德籍猶太人，一九一一年六月生。畢業於柏林大學。希特勒當權時代，史氏曾遭迫害，父母且遭納粹份子所殺。一九三四年逃亡法國，一九三九年入法國籍。翌年，在法國遠東學術院研究。一九四六—四九年間，曾到中國考察。一九五一年起，歷任巴黎大學、法蘭西學院等校教授。著有「西藏文明」等書。

五、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英國探險家、東洋史學者。生於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後來歸化英國。先後在布達佩斯、萊比錫、都賓根、牛津、倫敦等大學研究。曾任印度之拉賀爾東洋學院 (Oriental College 現屬巴基斯坦)、及加爾各答之回教寺院附設學校的校長。一九〇四年一月，進入印度古跡調查局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先後三次赴中亞 (新疆等地) 探險，在和闐、敦煌附近、波斯東南部及印度河上流地區從事遺跡調查，成果非常豐碩。尤其從敦煌取出之佛畫、佛典、古文書，學術價值更爲驚人。

斯氏闡明了東土耳其斯坦的古代文化。他論證在土耳其佔據該地區之前，雅利安與伊朗系民族曾以該地區爲文化中心，後來由於中國政府的支配及漢民族的移居，乃使中國文化在該地大大地繁榮。斯氏此一研究，功績甚大。

一九三〇年，他企劃第四次赴中亞調查，但未能得到國民政府的許可。此一期間，他先後實地調查了印度河上游及史瓦特 Swat 河流域、烏地雅那遺跡，伊拉克

國境等地，研究所謂的「印度文明」，並論證印度文明係受米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影響而逐漸發展。此外，又勘查伊拉克西北的羅馬長城、以迄東土耳其斯坦的史瓦特河流域等地。

一九四三年十月，他從喀什米爾、經白夏瓦、到喀布爾，從事阿富汗之組織式發掘工作，惜溘然而逝。著作除各種調查報告之外，另有甚多著述，文繁不贅。

六、色伽蘭 (Victor Ségalen 1878—1919)

法國作家、考古學家。早年學醫，且曾任海軍翻譯員，後遊歷世界，曾在中國及太平洋地區長期居留過。一九一四與一九一七年，在中國各地作實地勘查，曾向世人介紹西安附近的漢唐陵墓，四川各地的石闕、石獸，並及於佛道二教的石窟、江南的南朝陵墓等。著有考古報告書行世。

七、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1894 — 1979)

舉世知名的法國漢學家及佛教學者。有關其人傳記及貢獻，請參閱「譯叢」所收另一書：「東西佛教名人傳」內所載：桀溺撰「戴密微先生」一文。

